



这样台湾政客在反对核能时发出的荒谬口号，但在坚信科学，相信政府，托付给医疗和科研专业人员之外，我们在疫情前，百般脆弱，唯有守望相助，彼此守护。这也是大部分电影传递给我们的最终信息。

有着“地球最后一人”情结的理查德·马特森 (Richard Matheson) 创作了《我是传奇》，三次搬上大银幕。2007 年版本中，威尔·史密斯是主角，莫名病毒感染之后的纽约，一人一狗走天涯，感动无数人。这和英国的《惊变 28 天》(28 Days Later 2002) 灵感一致，令人狂暴的病毒肆虐后剩下的四位幸存者抱团出逃，不离不弃。就像马尔克斯当初创作《霍乱时期的爱情》一样，“霍乱”只是一个影子，相思之病和情感空缺才是真正的霍乱。纯真、肯守，守得云开见月明，爱情超越死亡。

传染病的精髓就在于相爱相杀，因为亲近，才会感染。“战疫”的同时也是在和亲人，和自己，和平时同生共死的医护同事共同角力。“战疫时代的感情和人性”是永恒主题。虽然网上有尖锐的批评，“灾难文艺腔”的泛滥，赞美的堆砌变成了无耻的文学竞赛，甚至有学者总结“中国的灾难美学，实质是一种遗忘灾难的艺术”，然而对疫情的疗救和伤者的抚慰更需要精神力量，亚里士多德《诗学》里“净化”(catharsis) 即如此；《论语》中“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可以再多一句，“切之事疫”。

《卡桑德拉大桥》海报。



《釜山行》剧照。

“战疫”的感人的群像应该源自《卡桑德拉大桥》(The Cassandra Crossing 1976)。和“卡萨布兰卡”一样有名的波兰卡桑德拉是一火车感染鼠疫病毒人的生死关口。电影中，美国是邪恶代表和科技先锋的双重化身，想让火车坠下大桥；然而主角张伯伦医生和分分合合的妻子重新站在了一起一同治疗病患，大军火商的富婆拐带出来的小白脸关键时刻祭出了登山绝技爬上火车顶去停车，从卡桑德拉附近逃出来的犹太老头关键时刻点燃了打火机，牺牲了自己，火车分成了两截，完成了拯救。同样，《极度恐慌》中军医为了感染的前妻、挚友和整个加州小镇的安危不惜违背军令，找到携带病原体的猴子；《流感》和韩国另一部《釜山行》(2016) 结尾都是未被病毒侵袭的小女孩“最美逆行”奔向荷枪实弹的军队，英武和悲情同时催生。

而教科书式的病毒暴发、全球应对、利益纠葛的案例当属 2011 年的《传染病》(Contagion)。电影别具一格地采用倒叙的手法从“第二天”开始讲述，从香港出差回来的 Beth 很快就在急诊室休克死去，而同样的病毒感染快速在伦敦、东京等各个地区暴发，72 小时席卷全球。片中有 BLS4 实验室 (现实中对应最高等级的生物安全实验室，全球一共九个，包括武汉的 P4 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专门研究埃博拉病毒这样的高危病毒，此次新型冠状病毒和 SARS 同源，只能算 3 级)，R0 (基本传染数)，病毒测序 / 病毒源，病毒夹杂蝙蝠和猪的基因序列，WHO 全球协调抗击疫情等“硬核科学”；也有阴谋论，媒体与对冲经济合谋来绑架公众良知，以及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两个细节触动了我：负责调查的女医生不幸交叉感染，却被安置在一个体育场中，和中国的“小汤山医院”模式和如今武汉的“雷神山”、“火神山”完全是天壤之别；结尾处，Beth 老公 Thomas 抱着她照片不停哭泣，楼下是劫后余生的女儿与男友在相拥而舞，Thomas 知道妻子之前出轨，还是希望妻子能看到女儿长大成人这一幕。是一种释然，也是一种大爱。

当代史属于我们每个人，疾病与共存，电影伴余生。📺